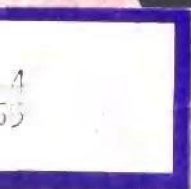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外传奇丛书 中外传奇丛书

新郎在舞会上死去



I14
265

中
外
传
奇
丛
书

新郎在舞会上死去

B272/25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B

200650

中外传奇丛书

新郎在舞会上死去

Xinlang Zaiwu huishang Ciqu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 × 1092毫米 1/32 · 印张3 $\frac{12}{16}$ · 字数83,000

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0,000

统一书号: 10093 · 779

定价: 0.65 元

《 中 外 传 奇 丛 书 》 编 委 会
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方 殿 丹 赤

任 顺 陈 杰

张志兴 施元辉

夏晓华

责任编辑 王润生

封面设计 王恒东

插 图



望着面容憔悴的曹芹芹，米子山心情也十分沉重，半晌才缓缓地说：“请你原谅，这是我的职业需要，我想了解以前你与蔡玉林之间的情况。”

神情木然的曹芹芹嘴角抽动着。

——《新郎在舞会上死去》



徐良一伸手，噌！掐住伙计的脖子，端起酒杯，咕咚！就给伙计灌了下去。

这位伙计可受不了啦！眨眼的工夫，手刨脚蹬，摔倒在地。

——《徐良出世》



艾虎绰起半截刀，又往上冲去。没过几个照面，仓啷一声，又被人家削掉一截。艾虎一看：手中的刀都快变成修脚刀了。他一赌气，嗖！把刀甩向高解：“都给你吧！”

——《徐良出世》



一个男人和一个约有三十四、五岁的苗条而又漂亮的太太走了进来。男的戴着圣诞节祭祀用的纸三角帽，额头上蒙着黑色假面……我一眼就认出他不是别人，正是当过小偷的丈夫。

——《她在恍惚中》

目 录

新郎在舞会上死去……………张桂生（1）

这是一篇情节起伏跌宕、使人牵肠挂肚的侦破小说。在欢庆新婚的舞会上，新郎——市中医院自学成才的医生金牛猝然死去！是暴病致死？还是他杀？迷雾层层，扑朔迷离。市公安局刑侦队长米子山沉着机智，有胆有识，拨开层层浓云迷雾，寻觅点点蛛丝马迹：发现“奇怪的竹签”，得到“意外的启示”，查出“最新的线索”，搞清“重大的嫌疑”……顺蔓摸瓜，步步深入，终于揭开了新郎猝死之谜。

徐 良 出 世……………单田芳口述 方 殿整理（27）

这部传统中篇评书写“七侠五义”中穿山鼠徐庆之子山西雁子、白眼眉徐良的故事。富有浓厚的传奇色彩，读来引人入胜。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李知县受贿放孕妇 | 云中鹤登门收神童 |
| 第 二 回 | 白眼眉门前救老叟 | 叫花子院中贬徐良 |
| 第 三 回 | 梅良祖喜收弟子 | 徐夫人惊获家书 |
| 第 四 回 | 白眼眉投宿救人 | 飞毛腿得宝设宴 |
| 第 五 回 | 高家店徐良夺宝刀 | 全珍馆艾虎点酒菜 |
| 第 六 回 | 韩天锦无理闹饭馆 | 丁兆兰有意赴君山 |
| 第 七 回 | 彻地鼠回乡收螟蛉 | 霹雳鬼离家找义父 |
| 第 八 回 | 遇杰村粉子都招亲 | 黄花镇小兄弟结拜 |
| 第 九 回 | 小义士岳州救盟兄 | 无名童酒楼戏艾虎 |
| 第 十 回 | 小义士力战官军 | 白眼眉戏耍小孩 |
| 第 十 一 回 | 山西雁林外会老叟 | 郑九如寺内遇凶僧 |
| 第 十 二 回 | 老和尚寺内劫官差 | 白眼眉庙中除凶僧 |

她在恍惚中……………〔日〕太宰治著 疏林 冀夫译（91）

这是一篇以第一人称——“我”自述形式写的小说。

深夜，喝醉的丈夫回来了。紧接着传来敲门声，丈夫逃跑了。原来，他偷了人家的钱。为了还帐，我到椿屋去当女招待。干了十几天之后，我发觉来椿屋喝酒的没有好人，在这一带活动的人也不怎么样，在这个连那高贵的太太都捣鬼的社会里，只有我心地纯洁，我怎么生活呀？我希望象荷花一样，出污泥而不染，然而，在如今这个社会里，能成为现实吗？一天雨夜，我好心让一个喝多酒的男人睡在台阶上，可第二天凌晨，他却奸污了我……

新郎在舞会上死去

张桂生

一 猝死的新郎

国庆节之夜，鹿江市中医院工会，为五对新婚青年，在春风饭店大厅内举行集体婚礼。

富丽堂皇的大厅里，三盏蓝色的大宫灯，闪着迷人的光芒，在暗淡温柔的光线和青年圆舞曲的音乐中，新郎新娘和一对对舞伴翩翩起舞。

舞厅中央，一对舞伴，很是引人注目。他们舞姿优美，相貌出众。男子颀长而颇有风采，二十七八岁年纪，他是住院部医生金牛。女伴是鹿江酒厂化验员曹芹芹。她肤色白皙光洁，上身穿着米黄色柔姿衫，下身穿软缎暗花黑色筒裙，尼龙丝连裤袜，白色舞鞋，显得妩媚娇艳。他俩是五对中的一对。二人踏着舞曲的节拍，忘我地旋转着。动作是那样的娴熟、动人，不时地引起人们的啧啧称赞。

一曲终了。休息了片刻，录音机又播出迪斯科舞曲。婚礼主持人、中医院院长余健形风度翩翩地邀请众人重新起舞。曹芹芹对坐在身边的丈夫嫣然一笑，挽住他的胳膊，正欲起身，金牛轻轻地抽出自己被挽住的左臂，歉然地笑笑，对新婚妻子耳语道：“我头晕，你另邀一个舞伴吧！”曹芹芹忙伸出白玉般的纤手，抚摸着他宽阔的脑门，柔声说：“我陪着你，也许是累了吧？”金牛摇摇头，闭上眼睛，半依半躺

在长沙发上。

随着舞曲欢快的节奏，舞伴们在舞厅如醉如痴地摇摆着。

忽然，一声凄厉的惊呼，音乐戛然而止。人们疑惑地张眼顾盼，这才发现舞厅一角，金牛躺在沙发上，满头大汗，不停地辗转反侧，嘴巴张开，右手拉扯着喉结，两眼放着异样的光亮，嘶哑地喊叫：“我胸闷！痛！痛死我了……”

看到金牛这般模样，曹芹芹脸色煞白，惊慌失措地向众人呼救：“快救救他！你们都是医生，快救救他吧！”

这时，金牛用双手扯着胸口的衣服，钮扣掉了，“嘶——”毛料做的西装被撕破了一条口子。突然，他眼睛一翻，一阵痉挛，口吐白沫，昏迷过去了。

突来的变故，人们都慌了手脚。曹芹芹伏在金牛身上放声大哭。余健形分开众人，来到金牛身边，动作敏捷地拉起他的左手，按了脉搏，又扒开金牛胸前的衬衣，用耳朵听了胸音，然后，心情沉重地说：“快给市人民医院挂电话，请他们立即来一辆救护车，再耽搁怕要出事。”

打电话的人刚回到舞厅，金牛双脚猛地一蹬，咽了最后一口气。

刚才还是活蹦乱跳的人，现在竟成了一具尸体，人们不由地惊呆了。曹芹芹肝胆欲裂，又一次放声痛哭起来。另几个新娘和姑娘们扶着曹芹芹，悲怆地劝慰着。

“唉！年轻人呀，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。大概是喝酒过量、酒精中毒致死的，准备后事吧。”应邀前来参加婚礼舞会的市卫生局副局长穆裕宁怨天忧人地摇着头，用手帕擦了擦眼睛。然后弯下腰，向死者鞠了一躬。

“不！我哥哥死得太突然，不能这样稀里糊涂地料理后事。”人群中爆发出一个粗嗓门。这是金牛的弟弟，鹿江酒

厂的保管员金山。

“哦！”穆裕宁沉吟着，用深邃的眼光扫瞄了金山一下。

“我哥哥一向身体很好，而且从来不贪杯。今天只喝了三小杯葡萄酒，怎么会酒精中毒呢？”金山顿了一下，又接着补了一句，“我总觉得有点不明不白。”

“是这样？”穆裕宁想了想，旋即转身向身后的余健形说：“那就请余院长给公安局打个电话，让他们派人来看看。”

二 分歧的意见

耸立在鹿江北街的市公安局的办公大楼，耀眼的灯光象一双双犀利的眼睛，注视着夜城的每一个角落。

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半了。刑侦队的小会议室里，副局长周大新正在与刑侦队长米子山、侦察员李小明，黄明以及法医老张等人，研究金牛案件。

“依我看，这是自然死亡。既然不是酒精中毒，就是暴病致死。”侦察员黄明用手揪了揪眉心，显然是为了驱赶疲惫和渐渐袭来的瞌睡。法医老张汇报了尸检结果：“死者身体无外伤，体内无中毒症状；胃内遗留的食物，未发现有毒素反应，内脏也没有异常。这样，当然就排除了酒精中毒这个设想。既然如此，无案可立，也无案可破。”

“不！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。”米子山从口袋里摸出一瓶风油精，拧开盖子，使劲地嗅了嗅。这是他在疲劳时的一种习惯。他在苦苦地思索：是暴病致死吗？从现场勘察的情况来看，似乎是这样。但，死者的胞弟提出了疑问。如果

是他杀，凶手未露任何痕迹，说明非常狡猾，且与死者一定有着十分重大的利害关系。

从卫生局人事科提供的材料看，金牛是一个性格内向、有强烈事业心的青年医生。他原是下放知青，在农村劳动时，把所有的工余时间都用在攻读医学上。在当地一位老中医的帮助下，他对中医医术掌握很快，并到公社卫生院当了赤脚医生。后来，他参加了省卫生厅举办的录用中医中级医务人员的考试，成绩名列前茅，被录用为国家正式医生。三年前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市中医院老院长发现他是棵好苗子，亲自出马，把他调到市中医院，这使他更加对未来充满信心。由于他精通业务，又有领导能力，去年，老院长退休时，曾提议让他接任院长职务。可是，因为他没有大学文凭，院长职务便由具有大学文凭的一门诊部医生余健形担任了。余健形不仅大学毕业，而且有贡献，曾在国内一家颇有名望的中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分量的论文，影响很大。金牛没有为此而消沉。不但苦心钻研业务，而且经常参加各项体育锻炼，在去年冬季市体委举办的运动会上，他还得了三千米长跑冠军哩。因此，基本上可以排除自杀或因病猝死的可能性。

“小米，你谈谈自己的看法。”老局长周大新，看到大家都在苦思冥想，便打破了寂静。这个五十年代就从事刑侦工作的副局长，尽管已年过半百，但只要市内发生重大案件，他就象一匹惯于征战的老马听到了炮声，立即振作精神，扬蹄飞奔。

“我认为，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狡猾，犯罪手段越来越隐蔽。所以，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现象，而轻易地肯定或否定一个案件。”米子山望着老局长回答说。

米子山是个身体魁梧，风度潇洒的年轻人，今年二十七

岁，他是周大新一手培养起来的刑侦队长。

黄明对他的话不感兴趣，目光在米子山的脸上扫了一下，嘴角掠过一丝不屑一顾的冷笑。三年前，他从警校毕业分配到鹿江市公安局刑侦队时，安排在外勤第一组，那时米子山是他的直接领导。当时，他对这个没有文凭，年纪只比自己大三岁的上级有些看不起。去年秋天，局里调整领导班子，黄明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两年的刑侦经验，现在的潮流又是有文凭的吃香，而队里象自己这样有文凭的人却寥寥无几，周大新上升为副局长后，刑侦队的第一把交椅一定是自己坐的了。然而，任命一宣布，队长却是米子山，自己只是接替米子山当了外勤第一组的组长。为此，他越发不满意，总是用挑剔的眼光来看米子山。刚才，他提出金牛猝死事件不应该立案，而米子山好象偏偏和自己过不去，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。他心里很窝火：一件很清楚的事，他米子山却要故弄玄虚，标榜自己！

他冷冷地说：“没有任何证据说明金牛是他杀，现场勘查和尸体检验都没有提供出证据。”

米子山说：“在调查时，人们都对金牛的死感到太意外。”

黄明仍然不服气地说：“意外是什么？金牛一不是暴力致死，二不是中毒死亡，而是在众人眼前死的，也许他得了现代医学还没有发现的暴病。以前，有人死了，人们说是得了急病；现在呢，医学就能判断出是脑溢血，还是其它病症。在科学技术发达的八十年代，不是也有健康人突然死亡后，而找不出死因的情况吗？如果凡是突然死亡者，我们公安局就立案侦察，岂不笑话！”

米子山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现在不

是下结论的时候。正是现代医学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所以不能简单下结论！这事草率不得！”

“对！”周大新严肃地一挥手，“我们思想上不能有半点马虎！”

黄明微微叹息了一声，低头不语，只是在心里说：“哼，等着看笑话吧。”

三 被骗的爱情

调查开始了。很快发现一条线索。据金山和中医院的群众反映，曹芹芹的第一个恋人是中医院的会计蔡玉林。两人亲密得如胶似漆，热恋了一年后，突然感情破裂。曹芹芹又爱上了金牛。蔡玉林悲愤欲绝，公开张扬要报夺爱之仇。

如此看，金牛之死是情杀吗？米子山决定亲自找曹芹芹谈一次话。

这天下午，米子山和李小明来到鹿江酒厂，找到了曹芹芹。金牛死后，曹芹芹为了让心情渐渐平静下来，她已经从中医院的新房搬回了原来的宿舍。

望着面容憔悴的曹芹芹，米子山心情也十分沉重，半晌才缓缓地说：“请你原谅，这是我的职业需要，我想了解以前你与蔡玉林同志之间的情况。”

神情木然的曹芹芹嘴角抽动着。她理解，讲了。

那是在三年前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曹芹芹手端泰戈尔的《饥饿的石头》中译本到了鹿江公园，坐在龙柏树下读书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天阴了，下起了大雨，她急忙到附近的凉亭里躲雨。因为跑得匆忙，在凉亭边上与一位男青年碰了满怀。双方都把夹着的书撞在地上，等他们各自为对方拾起书时，

他俩相视一笑。原来，男青年掉在地上的书也是她喜欢的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。她一改往日的矜持，在将书递还给对方时，满怀激情地吟诵：

“有一次，我们梦见大家都不相识的……”

小伙子彬彬有礼，也吟出了泰戈尔这首短诗的下句：

“……我们醒了，却知道我们原来都是相亲相爱的。”

这个男青年就是蔡玉林。他们就这样相识了。从此，他们常在一起谈文学，谈理想，谈人生。蔡玉林并不懂文学，为了博得曹芹芹的欢心，常胡诌一些情诗献给曹芹芹。虽然她发现对方的赠诗，大都是东摘西抄拼凑而成的，却认为也是他的真情，时间一长，在泰戈尔这个红娘的帮助下，他们相爱了。

一年后的一天晚上，曹芹芹来找蔡玉林，邀他一块去报考电大文科班。来到他的宿舍窗前，闻到一股酒味，听到一片哄笑。笑声中有人提到她的名字，使她好奇地停下脚步。

“……既然各位执意要听听我的罗曼史，小的从命。”屋里的蔡玉林带着几分醉意，“我们是一撞姻缘啊……”

“哈哈！有意思！‘一撞姻缘’！”

“快讲！快讲！”

蔡玉林醉醺醺地继续说：“我早就看上了芹芹。可是我却比那些追求者略高一筹。经过长时间的观察，我了解到她酷爱文学，尤其喜爱泰戈尔的诗，还经常到鹿江公园读书。于是，我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从此，我也‘爱’上了文学，‘爱’上了泰戈尔，还下功夫背熟了泰戈尔的几首短诗。一天下午，我又来到公园，暗中跟踪她的情影。突然，天赐良机，下起雨来。可亲可爱的芹芹风摆杨柳似地跑向凉亭。机不可失啊！我立即象一支离弦的箭射向凉亭，故意和她撞了